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三十九回 胡知縣貪財索賄賂

劉爺座上開言，說：「楊文炳。」「舉人伺候。」說：「你弟兄不把王自順留下，那有這麼一場大禍？見了人頭，著一個進縣去報，也無有此事。想來，萬事俱由天定。二十四條人命非同小可，他們俱是前世的冤家，今生的對頭。這件事本府自有公斷。」「是。」舉人弟兄磕頭不語。劉大人一回頭，眼望著句容縣知縣，講話說：「貴縣。」「有，卑職胡有禮伺候。」劉大人說：「你升到句容縣，有多少日子了？」知縣說：「卑職出任當初的是主簿，候補六合縣的縣丞。那時句容縣的知縣丁憂，卑職在此署事不足三個月。」

劉大人又說：「你是一榜，是兩榜呢？」知縣胡有禮說：「卑職是監生出身。」劉爺聞聽，說：「原來是個捐納呀！本府問你：楊舉人弟兄到縣出首，你是怎樣問法？」知縣說：「楊舉人到卑職衙門出首人頭，他說是九月二十四日夜間，聽得院中響亮，出屋觀看，瞧見一個包袱，包著兩顆人頭，又把二十五日之事說了一遍。回大人：卑職出問，原未追問他弟兄兩個，是他們自殺的人，將屍藏起來，所圖無罪。」劉爺聞聽，心中大怒，把驚堂木一拍，說：「哇！你淨是滿口胡說！市井中有這樣癡人？自己殺了人，倒把人頭拿到當官出首？豈有此理！」

方才說他弟兄殺死人命，將屍藏起，你再不想：他既然會將屍首藏起，難道說他不會將人頭藏起嗎？再者，就是他們殺的人，你也該究出兇器、屍首，方可定罪，此二件俱各無有，你把他弟兄拘禁衙中，這內中大有情弊。就是他弟兄留一個在衙中，放一個回家，叫他保守家口，也很使得呀？你一個不放，這二十四條人命，生生死死在你的身上！」

賢臣爺，說話之間翻了臉，滿面含嗔把話雲，用手一指叫知縣，要你留神仔細聽：「花言巧語不中用，可知道，劉某為人平素中！不究屍首與兇器，安心拘禁他二人，倒使斷送合家命，皆因你起喪殘生！內中一定有情弊，快些實說就裡情！」胡知縣，看見劉公動了怒，連忙雙膝跪在塵。磕頭連把「大人」叫，公祖在上實耳聽：「拘禁武舉有緣故，卑職愚見在中心。恐怕他往別處告，留他在，衙中住下好拿人。差役暗把賊人訪，拿住時，審明冤枉此事情。並非卑職有情弊，大人格外另開恩。」劉太守，聞聽此話微冷笑，用手一指帶怒云：口中大叫「胡有禮！這些話，想瞞本府萬不能！你說留下楊武舉，怕他別處把冤伸，你叫差人外邊訪，好拿盜寇把冤明，問你怎麼知賊至？內裡情由快講明！」

劉爺說：「我且問你：留下楊武舉弟兄，怕他往別處去告，你再差人好拿獲強人？」「是，卑職就是這個主意。」劉爺聽了，說：「你還與本府強證，我要不叫你口服心服，也不知本府的才斷。本府問你：你留下楊家弟兄，這是二十五日事情，他的家口被人殺害，天明是二十六日，隔著一夜，你怎麼就知道賊人來殺楊家的良眷？頭一天就把他留住，怕他別處去告，你差人去訪二十六日事情？狗官！你怎麼就能知道了？難道你有耳報神，未卜先知不成？你既知先有人來殺他的家口，為什麼你又不放出一個去保家口，這是取何緣故？本府不明，倒要你細細言來！」罷咧，這一席話，把個貪官問住。這清官，說罷一往從前話，知縣聞聽不作聲，理虧情虛難開口，跪在塵埃似啞聾。劉爺此間更動怒，手拍驚堂喊連聲，說道是：「知縣快些實言講，十字言差我不容！」

漫說你，捐納縣丞署知縣，王子犯法與民同！本府聖主親筆點，專查賊官苦害民。你今犯到劉某手，那管州官與縣尊！你若實說倒有寬容處，官官相護是常情。今日要不說實話，本府如今動大刑！肉拌乾柴如何受？看你招承不招承！就使眼下來死你，也不過，一套折子完事情。」

說著吩咐摘去帽，快看夾棍莫消停！下役答應往上跑，把一個，貪官著忙魂嚇驚，口中只把「大人」叫，磕頭碰地響連聲。劉爺擺手說不必，還有一事再聽音。說著扭頭叫武舉：「楊家弟兄也聽明：二十四日進縣內，出首人頭到縣中，知縣扣住弟兄倆，他必有，什麼言詞對你雲？不必怯官只管講，本府做主要言明。」舉人弟兄將頭叩，楊文炳，口尊大人在上聽：「舉人弟兄到衙內，出首當堂見縣尊。他說舉人將人害，公堂上，只叫實說認口供。不知底裡如何認，牙關咬定不招承。然後帶到班房內，又等晚上問分明。一人走進班房內，他對著，舉人弟兄把話云。」

「回大人：舉人弟兄坐在班房之內，待有多時，進來一人。」劉大人聽到此處，跟話又問：「這個人是誰？」楊文炳說：「回大人：進來的這個人，舉人卻也認得，他是本縣中頭一個有臉的皂頭，名叫吳信，彼此相熟，自然讓坐。大家坐下，吳皂吏遞了個眼色，把他們的伙計都支將出去，他才對舉人講話，說：『楊爺，你弟兄二人這件官司，有些個費手。問官與你作了對了，沒有什麼說的，你弟兄得瞧破著點子，比不得別的事情。俗言說得好：能打真賊實犯，不打人命干連。花幾個錢，我與你們打點打點，把這件事情就消滅了呢，豈不是好？』他還說：『堂前生瑞草，好事不如無。』」劉爺又問，說：「這是二十五日呀？還是二十六日呢？」舉人說：「這是二十五日。」

大人說：「應了他無有呢？」楊文炳說：「舉人也願無事，舉人就問：『這得多少銀子呢？』吳皂役說：『這件事連上帶下，看來謹小慎微是五百兩。』」劉大人說：「不多呀？五百兩銀子，難道你不願意嗎？」楊文炳說：「回大人：五百兩？衙門的數是五千兩銀子呢！舉人如何肯應？」

楊文炳磕頭把「大人」叫：「貴耳留神在上聽：理正情真這件事，花銀豈有不心疼？又想不如完了好，早回家中理上通。因此上，開手給了一千兩，皂役搖頭不為應。」

復又進內回知縣，實價准要四千銀。添到二千還不允，舉人心中怒氣生，說道是：『二千紋銀他不允，再想要，一釐一毫也不能！任憑把我怎麼樣，至死再也不花銀！』回大人：吳信一怒進衙內，必然去見胡縣尊。』因此才把詳文作，革我舉人問罪名。這是已往實情話，哪敢虛言哄大人？」楊武舉，說罷不住將頭叩，劉爺聞聽大動嗔。眼望知縣將牙咬，連把「賊官」叫幾聲：「意欲貪賊真可惱，陷害良民亂胡行！你只說，署印官兒如打槍，擄些銀子轉回程，不管良民生共死，心中只想要金銀。似此貪官人人恨，難免將來落罵名。再不想，頂冠束帶吃俸祿，該報君王雨露恩。知縣乃是民父母，如待赤子一般同。為官不與民作主，不愛賢名落怨聲！」劉爺越說心越惱，滿面含嗔少笑容。

劉爺越說越惱，滿面含嗔，叫聲：「胡有禮！」「卑職伺候。」大人說：「你手下的這個皂役吳信，想來給你做過此事也就不少咧罷？」知縣說：「回大人：這是頭一次，以前並無此事。」劉爺聞聽，冷笑說：「就是這一次？這一次自然是一次，這算是未了的一次罷？從前還不知有幾次！我把你這該死的！句容縣的百姓，這三個月的光景，叫你害的想來也就不少。」

本府若不與民除害，我就白受乾隆老佛爺的爵祿！」知縣胡有禮聽大人之言，嚇得連連叩首，只叫：「大人開恩，超憐卑職的革命！」

胡知縣，理虧情虛心害怕，叩首連連尊「大人：皆因卑職心性蠢，誣言當作事情真。楊舉人，弟兄進縣來出首，布包人頭進衙門，卑職就知事有假，內有緣故在其中。當堂審問楊武舉，文炳、文芳據實云。言說客人這件事，卑職想來是屈情，將他押在班房內，未入南牢監禁門。卑職退堂回後面，出房間坐飲茶羹。皂役吳信來回話，面對卑職講其情，他說是：『楊家富足儘夠過，家內廣有金共銀。』

這件事情雖然假，人命干連卻是真。老爺署事非正印，只管取利莫圖名。這件事情休錯過，總得要，想他幾千雪花銀。」回大人：原是卑職一時錯，信了皂役姓吳人，並無得著銀一兩，可免貪賊受賄名。就只可恨吳皂役，窩挑不叫放舉人。那時若把舉人放，焉有今朝這事情？」說著不住將頭叩，只叫大人開聖恩。劉太守，聞聽此話心明亮，忠良腹內自沉吟：若要擒拿眾賊寇，須得吳信到衙門。劉爺想罷忙傳話：叫一聲：「該值下役莫消停！急速去到句容縣，捉拿吳信到來臨！務要明日午堂到，遲誤責革不容情！」書吏忙把票寫下，公差接過往外行。這一去拿吳皂役，劉太守，設計擒拿眾賊人。書吏答應不怠慢，翻身邁步向外行。出了

衙門奔東去，一直徑奔句容縣，去拿吳信貪賄人。